

华文2005年度最佳小说选

HUAWEN 2005 NIANDU ZUIJIA XIAOSHUOXUAN

华文

# 2005 最佳悬疑小说

王干◎主编

# 最佳悬疑小说

华文2005年度最佳小说选



HUAWEN 2005 HANDBU ZUIJIA XUYI XIAOSHUOXUAN

王干◎主编 麦洁编选

汕头大学出版社 北京燕山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华文 2005 年度最佳小说选/王干主编.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6. 2  
ISBN 7-81036-348-4

I. 华… II. 王… III. 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58078 号

汕头大学出版社常年法律顾问: 广东金领律师事务所

## 华文 2005 年度最佳小说选

---

作 者: 王 干

责任编辑: 胡开祥

封面设计: 80 零·小贾

责任技编: 张红梅 王慧川

出版发行: 汕头大学出版社 北京燕山出版社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邮编 515063

电 话: 0754-2903126 0754-2904596

印 刷: 三河市海波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140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96.5

字 数: 150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0 册

定 价: 99.00 元

**ISBN 7-81036-348-4/I·38**

---

发行/广州发行中心 通讯邮购地址/广州市天河北路 177 号祥龙阁 2202 室  
邮编 510620

电话/020-85250103 传真/020-85250480

马新发行所/城邦 (马新) 出版集团

电话/603-9056 3833 传真/603-9056 2833

E-mail: citeckm@pd.jaring.my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 总序：让小说回家

小说或许已经漂流得太久了。

小说为什么这么漂流？我们看到的小小说是什么样子的？一切都要从一九八五年那场小说革命说起。一九八五年的文学先驱们提出了“寻根”的概念，提出了文体实验的概念，都是好事情。在这场寻根风暴中，小说和哲学联过姻，小说和诗歌结过缘，小说和音乐也缠绵过，小说还和散文偷过情，小说甚至傍过辞典这样的大款，但二十年之后，寻根寻到了下半身，下半身写作的朋友们把小说和诗歌快写成了艺术医书，文体的实验让小说写成了辞典和格言，小说没有成为昆德拉说的“人类精神的最高综合”，小说倒成了羊杂碎和自我慰藉的物器。

小说该回家了。

小说为什么要回家？

小说离家出走得太久了。小说抛弃了人物，小说抛弃了思想，抛弃了故事，甚至抛弃了情节，在一条高蹈的道路上以踩高跷的姿态摇摇晃晃表演着个人的狂想和梦呓，全然不顾观者和读者的感受。为诺贝尔奖写作，为评论家写作，为政治谋。

当我们以一种平静的心情来阅读二〇〇五年的小说时，会发现小说正在回家的途中。

新世纪的文学在不经意中已经走过了五年，显然文学的新世纪并没有带来特别的新变，和二〇〇三、二〇〇四年的小说创作相比较，二〇〇五年的小说似乎在酝酿某种聚变，虽然缺少精彩的小小说事件，但小说的内容丰富多



华文  
2005  
年度  
最佳  
小说  
选·  
最佳  
悬疑  
小说

姿，小说本身在发生分化，小说家的“群”的形态渐渐清晰起来，而名家新的长篇小说以一种扎堆的方式涌现，好像在表明要从量变走向质变。

迹象表明，小说家们在慢慢地向一种目标转回，这一目标可能并没有事先约定，而且回的路径和方向也并不一致，但他们都在经历了艰辛的探索和探索的欢乐和苦恼之后作出了选择。我选择了以分类的方式来对二〇〇五年小说进行描述和分析，类别的选择也是抓住热点的作品，并不是作文体分类学意义上的阐释。

## 一 名家冲刺经典

一如既往，名家的小说依然是该年度的重点和热点，他们的获奖作品往往体现了他们的创作现状。二〇〇五年似乎是名家长篇小说作品大聚会的一年，这种创作周期的巧合，让二〇〇五年的文坛色彩斑斓，目不暇接，贾平凹的《秦腔》、曹文轩的《天瓢》、余华的《兄弟》、史铁生的《我的丁一之旅》、东西的《后悔录》、毕飞宇的《平原》、阿来的《空山》、王蒙的《尴尬风流》、韩东的《我与你》、刘醒龙的《圣天门口》等，都不约而同地出版，让读者也让评论家在享受大餐的同时，有些消化不良。

这种创作周期的巧合，说明当代创作的中坚力量在聚集能量向经典冲刺，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作家们对自己的创作进行某种梳理和调整。这种梳理和调整表现在作家们对以往熟悉的生活和题材的“重写”，这种“重写”让乡村叙事在二〇〇五年表现得极为复杂和显眼，虽然多事的评论家在那里呼吁都市文学，但作家们一想到大动作就条件反射地回到他们的乡村。在艺术上也化绚烂为平淡，回到朴实、自然和真切的美学之径。

名家们在回家的路上，几乎都回到了讲故事的叙述道路上。故事曾经是小说最基本的要素，但在前些年小说革命和文体革命的风暴中被视为低能的小说技巧，也出现过像《马桥辞典》冲刺小说极限的反小说作品。他们的中短篇小说依然有强劲的艺术冲力，在中篇小说中，像方方的《中北路空无一人》、刘庆邦的《卧底》、王安忆的《后窗》、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孙春平的《怕羞的木头》、杨少衡的《林老板的枪》、葛水平的《喊山》等从不同的方面叙述了精彩的故事和多味的人生，短篇小说里也不

乏精品，像莫言的《月光斩》、铁凝的《小嘴不停》、苏童的《人民的鱼》、石钟山的《战友》都是非常好看的高品位作品。

## 二 情爱小说：欲望的退潮与真爱的滋生

情爱小说是这些年小说的一个热点。与此相关的概念是“爱情小说”、“情色小说”、“婚姻爱情小说”等等，有时还涵盖到女性小说，这些小说关注的是爱情与伦理、爱情与婚姻、爱情与道德，情与欲、情与性、性与道德、欲望与人性构成了这些小说的基本冲突。前些年，一些新生代的作家被人称之为“欲望化写作”，指的是这些作家热衷于人性之欲望层面的挖掘，并和商业时代的金钱幻想混合到一起，游走在城市的边缘，构成了五光十色的都市化景观。

这些伴随商业化浪潮在年轻一代身上产生的精神眩晕和欲望喧嚣，是对多年来文学重道轻情、重德轻欲的反动，也是市场经济的浮躁心态在小说里直接的表现。欲望化写作后来还被上升到身体写作的理论演绎，这种释放了的身体叙事像章鱼张开所有的触角，所有的感官在一个前所未有的自由空间里得到了预支性的放纵。说是预支，是因为这些欲望化的身体写作小说里，超出了他们自身的消费能力。最典型的就是后来出现的“下半身写作”群体，他们将身体写作推向极致，写作被剥离了更广阔的社会内容，甚至超过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潜意识理论，潜意识变成了赤裸裸的性意识、性内容，身体至上、性至上取代了文学的丰富性。诚然，这对于多年被遮蔽的身体是个发现，但身体本身也是肉身，肉的内在含量也是有限的，肉的真正内涵并不是人性的本质。身体写作以及由此带来的下半身写作虽然很时尚，甚至很刺激，但有限的身体资源并不能让作家无限消耗下去，因而这种欲望化的写作热流必然会慢慢退潮。

二〇〇五年的情爱小说似乎在印证这一退潮，虽然小说的“欲望”痕迹仍在，“身体”也经常在场，但已经被另外一些呼唤真情、追求真爱的情爱小说慢慢覆盖。特别是女作家的创作转向尤为明显，方方、严歌苓、迟子建、须一瓜、裘山山、乔叶、张慧敏、叶梅等的写作剥离了欲望写作的影响，在家庭婚姻情爱类小说中重现真情。或许裘山山的《少女七一在一九七

三年》（《江南》二〇〇五年第四期）可作为这种真诚和真爱的呼唤的一种抽象。她描写的是一九七三年，一个女中学生如火的青春，希望却像美丽的肥皂泡一样飞得很高，又碎得不着边际，多少走过那个时代的人可能都曾有过如此的记忆吧。这样一篇充满怀旧情结的小说，正是小说回家、回忆、回归走向的一个表征。

### 三 青春和网络：在告别秋意中成长

把青春小说和网络小说放在一起说，首先是因为这两类文学都是近几年来新兴起来并吸引了大量眼球的品种，他们在一定范围内冲击传统文学的领地，并动了传统文学的蛋糕，有一批年轻的读者喜欢这样两类的文学。其次，这两类小说在很多方面都对传统文学的方式进行了一些颠覆和消解。第三，这两类作家大多对主流文学和文化采取比较低调的姿态，在行文风格方面也往往泼辣而大胆，不拘一格。在整个情绪上相对比较灰。北京大学曹文轩教授用“秋意”形容“八〇后”的写作是比较生动的，用在网络小说上也是合适的。这种“秋意”是过早地看透人生和世界，过早地触摸到人生的底线和人性的底线。在某些方面与欲望化写作、身体写作有着千缕万丝的联系，也是这个时代文学另外的通道和表达方式。

也许触摸到人生的底线和人性的底线并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表达丰富的人生和丰富的人性才是文学永恒不变的主题。经过了几年的动荡和喧嚣之后，网络小说和青春小说在不约而同地向传统妥协和认同。这种妥协和认同，就本身而言，在于网络小说向纸质媒体的转换；对青春小说的作家而言，随着年龄的自然提高，他们的愤怒的燃点也在提高。更大的原因在于传统文学还是有巨大的包容性和消化能力，没有拒绝也无法拒绝这些新人类的加入。

二〇〇五年的青春小说在经过前几年的井喷期之后，显得相对平稳和温和，韩寒、郭敬明、李傻傻、春树、彭扬、张悦然、蒋方舟、胡坚、叶子等在新的一年里都没有写出能够超出他们自身成名作的力作来，看得出来这些“八〇后”在进行某种调整和补充。在高密度和高强度的释放之后，进入了他们创作的新周期。一些新的青春作家开始崭露头角，像潘萌、徐璐、徐飞



这样一些“八〇后”的中学生写出了一些与韩寒等不太一样的新青春小说，呈现出他们这个年龄应有的阳光和烦恼。我在去年曾著文把这种相对清纯的写作称之为“阳光写作”，当然是一种美好的愿望。或许“秋意”已被韩寒等写尽了，或许这样年轻一代的家庭或经历上有些差异，潘萌等人写作的亮度有所增加。

不难发现，网络小说与传统文学，已然经过了最初的各行其是、互相试探的阶段，从眉目传情互通心曲发展到互动格局的形成，说明文学的面、文学的疆域在扩展。

#### 四 悬疑小说：故事的再生和消费

悬疑小说是近年来新出现的一个小说概念。在传统的小说分类学里是没有这一类的，悬疑小说的出现是近年来图书出版活跃的结果。悬疑小说的内容包括原有的推理小说、惊险小说、侦探小说、灵异小说、奇幻小说、恐怖小说等小说品种，往往是在一种小说的基础上融合其他小说的一些技巧和手法，构成独特的景观。作为商业小说的品种，在国外发展已经成型，并且出现了像斯蒂·芬金这样的悬疑小说大师，最近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在国内翻译出版，发行量直线上升，引起了出版界和创作界的注意。

当代的悬疑小说最初也是出现在网络上，近两年异常红火，不仅网络写手出版悬疑小说，一大批原先从事“纯文学”甚至先锋文学的作家也加入到悬疑小说的写作当中，像新生代代表作家之一的丁天，现在就是悬疑小说的优秀写手，而蔡骏、周德东、李西闽、老猫、成刚等悬疑小说的代表人物，原先在传统文学的领域里都有过不错的表现，因而他们的作品改变了传统推理悬疑小说的内质，特别在人物塑造和语言的运用上，都极大丰富了这类商业小说的艺术内涵。这些含有大量商业元素小说的出现，为原先有些疲乏和单调的文学出版业灌输了新的激活剂，以至于二〇〇五年被出版界的人士称为“悬疑小说年”，因为差不多其他文学图书的品种都在减少，而悬疑小说写作和出版方兴未艾，继网络小说、青春小说之后来瓜分日渐淡薄的文学市场。

悬疑小说把文学虚构的功能推向极致。悬疑小说的特点是极大可能地发



挥人的想力，在文学界普遍感叹想力匮乏的同时，悬疑小说的作家们用他们的创作实践在丰富文学的想力，把文学的虚构功能和商业功能巧妙地嫁接。二〇〇五年出现了中短篇悬疑小说的创作热潮，莲蓬、成刚、一枚糖果、麦洁、嫣青、七根胡等网上悬疑高手的中短篇小说在改变悬疑小说的形态，因为悬疑小说一般都以长篇小说或连载系列小说的方式出现，以中短篇方式出现其实是依照所谓纯文学的创作思路进行创作的。这说明悬疑小说的一只脚已经踏进了纯文学的门槛，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小说家族这一新丁肯定要挤进来。

悬疑小说的一大特点就是让小说重新回到故事的层面来，让故事具有消费功能。我们这些年来在注重小说审美功能的同时，往往贬损小说的故事消费功能。小说的故事消费功能肯定不是小说的最高功能，但却是小说的基础功能，是小说的物质基础。再美好的思想功能、语言功能如果放弃了最基础的建设，往往容易建成空中楼阁。

悬疑小说在当代文学创作中还处于草创阶段，不少仍是网络文学的传播方式。但它对于小说想力的提升和小说市场的开拓，会有些启迪的。

或许小说离家出走得太久了，二〇〇五年小说开始回家了，这是妥协，也是进步。妥协是作家的个人主义文学观受到了制约，进步是文学在螺旋式的上升。

王 干

二〇〇五年圣诞节于润民居

# 目 录

总序：让小说回家 ..... 王干 001

红颜 ..... 大袖遮天 001

因为一个女孩出走的平叔亮，在七十年没和家里联系的情况下，忽然给家乡来了一封信邀请平阳去他那里。然而，平阳按照地址，却找到一个极其荒凉的地方。在这个荒凉的小楼里，平阳看见了一个穿着民国时代的学生装的女孩……

角色 ..... 成刚 021

一人男人杀了对他纠缠不止的女人而亡命天涯。在逃亡中，男人认识了一个几乎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男人。两个男人都背着一段无法公开的历史，都想利用对方成为自己脱身的工具。这两个男人，在这场角色互换的斗争中，哪一个将会取得最终的胜利呢？

凶手的两天 ..... 老家阁楼 034

和网友初次见面就落在了女网友圈套里的男人情急下失手杀死女网友。女网友死后的两天里，男人发现女网友的女房东也死在了家里，而死法和女网友一模一样。是谁杀死了女房东？

异镇 ..... 聊聊 055

为了生活，少年和养母回到养母家乡的小镇，但

# 目 录

小镇里却怪事频发。无意中，少年居然发现了小镇里的秘密，小镇地下的洞穴里，隐藏着巨大的罪恶。以智商超凡的少年的视角，见证友情及一场罪恶。

## 洞穴 ..... 李异 080

由于家庭的不完整，男孩在同学中受到歧视和欺负。不久后，男孩失踪，而欺负过男孩的同学也在家里恐怖地死去。母亲四处寻找男孩，却在家里的床底下发现了一个洞穴，洞穴里传出回应母亲的声音。

## 断耳 ..... 莲蓬 105

一个断耳的女孩，一个不怕冷的女孩，她与一个传奇的男人相遇，注定有传奇的故事。在明末清初那个混乱的年代，女孩反复地寻找着，关于情爱，关于她断耳的秘密。

## 浴香 ..... 麦洁 122

一个有狐臭的女人，向一个卖香料的极丑的老太太求助。使用过老太太给的香料后，女人果然发现，不仅狐臭闻不到了，男人对自己更痴心。但此后不久，丈夫和情人先后死去，两人的死状极为可怕。警方找到女人，在女人的带领下去找卖香料的老太太。

# 目 录

## 来来回回 ..... 哥舒眉 153

男人闻到自己身体里的腐臭，医院却查不出任何病情，而这种腐臭却只有他自己闻得到。为了掩盖这种臭味，女友用栀子花香去掩盖，但男人最终还是死了。你相信世界上有蛊吗？或者，是因为男人的负心而无法摆脱内心的恐惧。

## 出嫁 ..... 七根胡 177

雪莲出嫁到官家，却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在哪里。官家上上下下的人似乎都很神秘，官家的老太太更是不以真实面目示人。雪莲在官家居然发现了五座名为“雪莲”的坟墓，官家里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一个年代久远的不知道什么年代的故事，一个为了家产而寻找遗孤的故事，走进去，如同进一个发了霉的古老时光里。

## 潘多拉魔盒 ..... 胡西东 209

一个砖厂老板，在挖土时挖到一个盒子，里面有张带血的手巾，之后，怪事频发。对面楼那套没人住的房子，总在半夜里有电视开着。而家里多了一付望远镜和一反手枪，却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城市里著名的女企业家失踪，警察在案件追踪中，发现了砖厂老板家里的手枪。

# 目 录

## 看不见的世界 ..... 施淑君 233

一个受伤后失去肚里孩子的女人，总在诉说有一个“看不见的世界”。女人的暗恋者，一个实习医生，为了这个女人去追查这个“看不见的世界”。真的有个看不见的世界吗？或者它只存在于人心里？人性总是在最后得到考验。

## 手机 ..... 姜宇 251

大学女生向提出分手的男友要了一部价格不菲的红色手机，在宿舍众女生艳羡的眼光中招摇。校园里发生了一连串的“刺臀”事件，就在保安忙于调查“刺臀”事件的时候，那部价格不菲的红色手机居然在浴室里被偷盗。这两件事情的矛头直指一个男生，但是事情的真相将会怎么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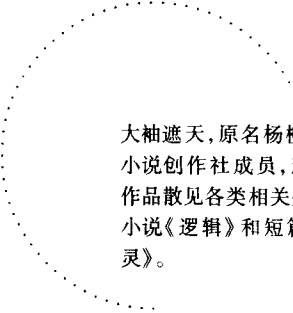
## 死爱 ..... 沉默群山 274

老板爱上员工的太太，就在这时，员工出差归来的飞机却坠毁了。就在老板以为员工死时，他却出其不意地归来了，回来的，是人的灵魂，还是真的如他所说，乘的不是那班飞机？

## 编后记 ..... 麦洁 308

# 红 颜

大袖遮天



大袖遮天，原名杨柳。黑猫悬疑惊悚小说创作社成员，新浪网专栏作家。作品散见各类相关杂志。已出版长篇小说《逻辑》和短篇幻想小说集《怨灵》。



红  
颜

平家那本族谱显示，曾爷爷那一辈一共有三兄弟，名曰：伯光、仲明、叔亮。曾爷爷排行第二，长兄早已去世，而三弟叔亮却是家族里的异类。关于这个异类的种种传说在平家的老一辈中流传着各种版本，每种版本都相差很远。平阳常常感到困惑——如果一个人的历史在本家族内部都如此不确定，那么那些名垂青史的人物的故事，又有几分可信度呢？

有几点可以确定：平叔亮的确是在一九四〇年离家出走的，而他的出走也的确是与一个女人有关——虽然关于平叔亮的故事众说纷纭，但是在每个版本中，这两点都是一致的。这让平阳对这个从未谋面的曾叔公产生了强烈的好奇——抛开那些传说不提，仅仅是一个大家族的少爷，居然在十五岁时便毅然离家出走，这就足够让许多年轻人为之向往了。尤其当中还牵涉到一个女人时，故事中又增添了不少浪漫的成分。在长辈们的支离破碎的故事里，平叔亮的形象永远是不固定的，每个人心中有一个平叔亮，一个和一个不同。对于平阳来说，平叔亮只是故事里的人物，虽然他和自己一脉相连，但是从来不曾现实中碰面。当那些讲述这些故事的老人们一个一个离开，平叔亮的故事也就一个一个消失了。

平家的人一直保持着——一个习惯，每年逢年过节总是往平叔亮七十多年前留

下的那个地址寄去一封家书，以示关怀——七十年人海沉浮，世事变幻无常，那地址也不知是否早已废弃。那么多家书都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作为平家最后一个见过平叔亮的人，平阳的爷爷在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时，强行命令家人将合家的照片寄给了平叔亮。据说这样做是因为爷爷的父亲，也就是平仲明老先生，一生最大的遗憾便是没能找回三弟。他一生都在尝试与三弟取得联系，未果。平仲明死后，这个任务便由平阳的爷爷继承。爷爷预感到自己行将辞世时，考虑到三叔并未曾见过自己的后一辈，怕将来不好相认，这才将照片寄了出去。平阳的父亲对此持有异议。他认为，将近百年过去了，平叔亮多半早已不在人世，要联系上他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但是这个意见被爷爷否决了，所以即使爷爷死了，作为遗训，平家依旧坚持给平叔亮寄信。

就在爷爷死后不久，平家收到了平叔亮的回信。信中反复阐述了自己的思乡之情，末了提到了那张照片。平叔亮在照片中发现平阳竟然与自己年轻时候十分相像，大喜之下，恳切要求平阳过去陪伴他一段时日。从平家留下的为数不多的照片来看，平阳的确长得很像平叔亮。多年中断的联系终于重新建立起来，平家万分欣喜。在惊异平叔亮寿命之长之后，未及多想，平阳便带着大包小包平叔亮爱吃的家乡食物上了火车，前往拜见从未谋面的曾叔公。

半天的火车，四个小时的汽车，十多公里的山路，出现在平阳面前的，竟然是如此荒凉的一个小山村，实在让他没有想到。日已西斜，站在村口的小山岗上朝前方望去，几丘长满野草的田地点间夹杂着一些平房，一条小径依山逶迤前行，山壁上茂密的柴草将原本就不宽的小路压挤得越发狭窄。平阳从山路穿过，裸露的胳膊上被柴草划出许多红色的伤痕。

走了约有一里地，始终没有遇见一个人，连人声也不曾闻得。平阳踌躇起来，怀疑自己是否走错了路。正这么想着，忽然看见前方一株大房子从山间露出来，房子前一个人一动不动地站着。

平阳站住了。

那人背阳而立，夕阳在他脚下拖出好长一道影子。平阳看不清他的容貌，只依稀感觉他似乎在望着自己。看那人身形，年纪已经相当老迈，一手拄着一根拐棍，整个身体的重量似乎都依靠在那拐棍上，身子朝右边微微倾斜着，一动也不动，仿佛已站立了千百年似的。

平阳心中掠过一丝怪异的感觉。

无论如何，这总归是他在这村里遇到的第一个人，他只停顿了一小会儿，便立即迈开大步走过去。正要开口问路，那老人已经先开了口：“是——平——阳——吗？”声音嘶哑低沉，带着一种古怪的缓慢感觉，仿佛一条钝刀从耳边闪过，平阳心头没来由地紧了一紧。他耸了耸眉头，点点头，仔细地看了

看那老人——满面皱纹，头发稀疏，看不出年轻时的模样——平阳从来没想到一个人能够老到这种程度而不死。他全身几乎没有光滑的肌肤，触目所及全是皱纹，皱纹的沟壑少说也有一厘米深，重重叠叠松弛的皮肤堆积在身上，仿佛一张揉皱了纸，一点火就会燃烧起来。全身上下惟一闪光的是那双眼睛，眼皮早已耷拉下来，堆积在眼睛上方，使得眼睛只剩一道很小的缝隙，约略看见两粒棕色的瞳仁。那瞳仁在斜阳下间或一闪，放出尖锐的光芒，让平阳不由自主地绷紧了肌肉。

“曾叔公？”平阳试探着喊了一声。

“嗯。”老人点点头，转身带路，“天——快——黑——了，进——屋——吧。”语调依旧缓慢拖沓，带着一丝飘忽的余音。如果不是因为这人是自己的曾叔公，平阳真会认为自己见鬼了。

平阳乍见这传说中的曾叔公，心情有几分激动，连忙上前搀扶。不料手才伸到平叔亮胳膊下，老人慢慢地甩开他，一双萎缩的眼睛骤然睁大，严厉地看着他：“不——用，我——还——没——老——朽——到——这——个——地——步。”说完甩手便朝前走，将平阳晾在了身后。平阳愣了愣，忙快步跟了上去。

平叔亮走路极其缓慢，平阳走得五步，他一步才算勉强走完，平阳只得耐着性子等他一步一步朝屋内走去。短短几十米的路，两人竟走了十多分钟，平阳性子原本不急，却也忍不住急出一身汗来。看看天，日头又偏西了几分，眼看就快要沉到山下了。

终于艰难地挪进了屋内，平叔亮坐在椅子上休息了好一会儿。平阳勉强如此缓慢行走，也不轻松，自己选了张椅子坐下，撩起衣襟扇风。扇了几下，这才发现屋内没有安装空调。虽然是黄昏，天气依旧很热，温度高得令人窒息。平阳只得退而求其次寻找风扇。

平阳全身汗流如洗，在屋内走来走去，没有发现风扇的踪影。此时天色已经昏黑，室内视物有些模糊了。他估摸着风扇一定是在哪个角落里，本想叫曾叔公去拿来，但一看他那老迈形状，话又说不出出口，只得自己开灯来寻找。

在墙上摸了一阵，始终没找到电灯的开关，朝头顶一望，也没见到顶灯，只在中央的桌上看见一盏台灯。他赶忙走过去，在台灯上寻找按钮，乱摸了一口气，始终没有摸到，倒是鼻子中闻到一股煤油味。手在那灯上摸过，灯罩竟然是纸糊的，这让他哭笑不得——原来这盏灯并不是什么台灯，而是一盏煤油灯，灯罩笼着中间的灯芯，罩上画着一圈美人图案。这种古色古香的灯虽然没多大的实用价值，却因为近几年复古风潮的兴起，被许多人放在家中做摆设。只是如曾叔公这样真正往灯里注入煤油，倒是稀罕得很。

一阵风从敞开的门卷地而来，带来一股凉意，平阳惬意地敞开衣襟，将浑



身的汗水先吹干。天上飞过几团浓云，将残余的几缕天光也遮住了，天色迅速黑下来，真正的夜晚到了。平阳想起自己是在别人家里，这样东摸西摸似乎很不礼貌，而曾叔公居然也一直不曾开口，倒也真沉得住气。想到这里，他连忙转身对着平叔亮坐的椅子道：“曾叔公……”话没说完便顿住了——虽然天色正黑，但是在屋内这么久，他也逐渐适应了这种黑暗。虽然看不清细节，但是还是可以看出来，平叔亮的椅子上已经空无一人。他挠了挠头，在客厅内扫视一圈，并没有发现平叔亮的身影。

“曾叔公？”他提高声音喊起来。

没有人回答，只有他自己的声音隐隐带着回音——此时他才注意到这房子高大空旷，一个厅有寻常的三四个厅那么大，高度也不寻常，看来总该有三米多高，一应家具都隐没在黑暗中，仿佛黑海中的团团暗礁，瞧不清楚形状。平阳刚进屋时只顾着寻找电扇电灯，竟然回不起屋内是什么摆设，只依稀有个古色古香的印象。

“吱——”一股大风吹来，将大木门吹得吱呀作响，毫无来由的，平阳感到一阵毛骨悚然。他背门而立，此时蓦然一个转身朝向门外，紧紧盯着黑沉沉的夜色，却是什么也看不见。

就在此时，平阳听到一声奇怪的声音从背后响起——“唉——！”

似乎是一个女人在长长的叹息。

平阳立即转身，什么也没看见，但是那个声音依旧在他前方继续着。微弱悠长的叹息持续了很久，终于消失了。

“谁？”平阳紧张地问。

没有人回答。

平阳咽了口唾沫，犹豫不决地站立了一会儿，眼睛依稀瞥见桌上的煤油灯，想了想便走过去，掏出口袋里的打火机将灯点燃了。明亮的灯火一瞬间驱走了黑暗，平阳略微松了一口气，开始打量起眼前的房子来。刚进门时他便注意到屋内悬挂着几张工笔画，现在细看，那画上画的都是一个少女，穿着民国时期的学生服，一头齐耳短发，大眼睛，温柔宁静的神态，或坐或立。笔法流畅传神，落款是“叔亮手绘，民国二十九年”。这倒是让平阳对平叔亮有了新的认识。

除了这几张工笔画之外，屋内陈设称得上简陋，几张红漆大木椅，一张四方桌子，墙角处摆着一只一尺来高的陶瓷大花瓶，里面插着几枝白色的菊花。只是这菊花姿态僵硬，毫不水灵，平阳摸了摸花瓣，发现原来是绢做的假花。花瓣上落了一层浮灰，沾得他手掌乌黑，倒是花瓣触手冰凉，颇感舒服。他拍了拍手上的灰，正要走开，心中猛然一动，牢牢盯住那花，站住了。

迟疑一下，他再次伸出手掌，仔细地摸了摸那些细腻的花瓣——的确是冰